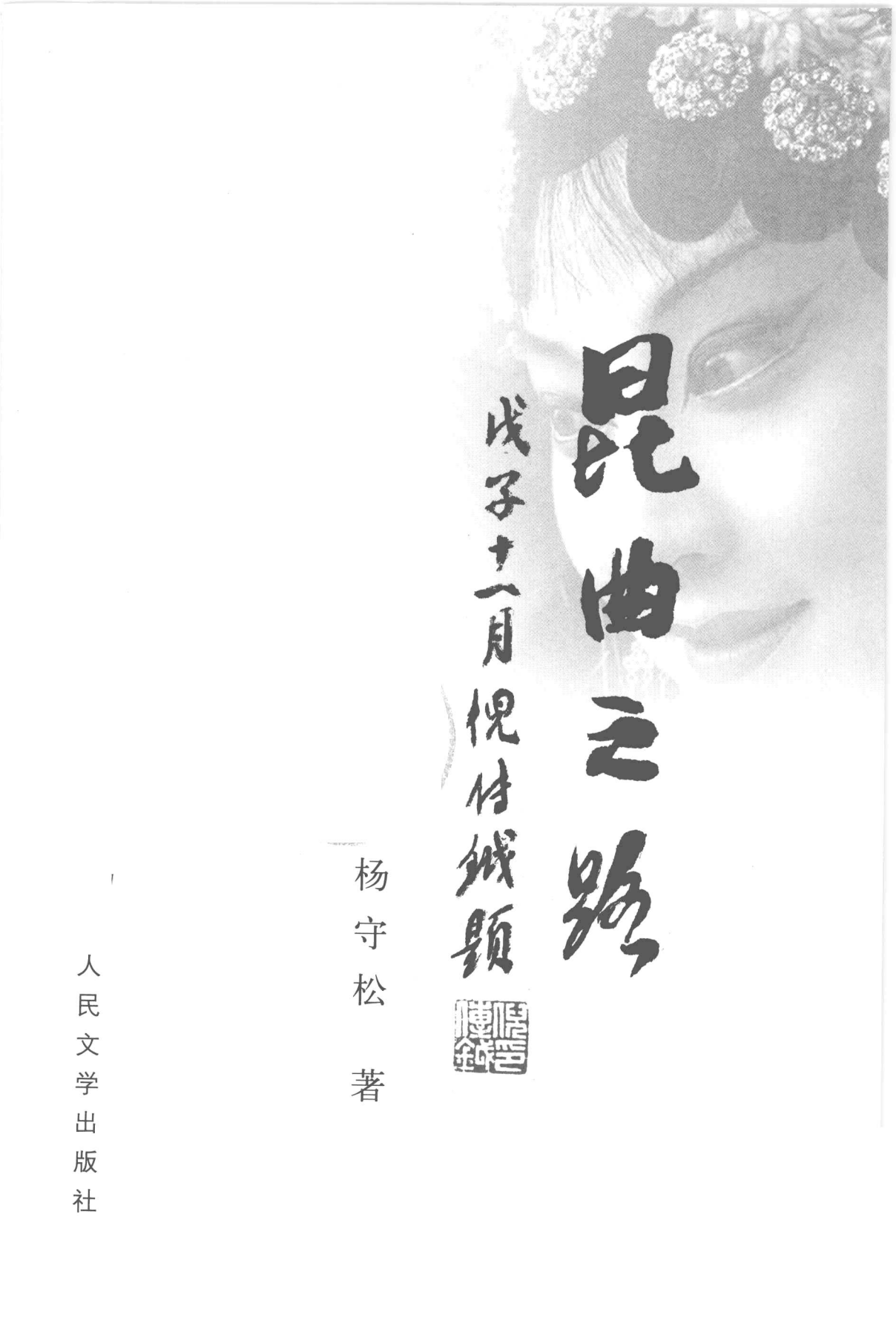


昆曲之路

杨守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昆曲之路

戊子十二月倪付斌題



杨守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曲之路/杨守松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353-5

I. 昆… II. 杨…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9889 号

责任编辑:王 干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陈 莎 责任印制:王景林

昆曲之路

杨守松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5 千字 开本 68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5 插页 2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353-5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昆曲，神曲也。

全世界三大古典戏剧中，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早已杳如黄鹤，惟有昆曲尚在。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我的嫡嫡亲亲的好姐姐呀——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你会在 21 世纪再现辉煌么？

寻找与守望

孙家正

现代化、全球化毫不理会人们的感受,以不可逆转之势迅猛地发展着。这一趋势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给人们带来种种享受及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诸多的困扰。财富如潮水般涌流,生活在日新月异变化,然而,人们活得好像并不那么自在。内心深处,让我们眷恋、产生归属感的某些东西似乎正在悄悄地远去;血液之中,让我们感到温馨和踏实的某些元素仿佛正在慢慢地流失。新奇的事物应接不暇,若有所失的情绪总是挥之不去,人们在缭乱中感受到单调,在喧嚣中品尝到寂寞。

现代化、全球化对于传统的销蚀和解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难以简单地用“好”还是“不好”来判断。其实，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传统的摧毁和消失，又何尝不曾是一种期待和快意呢！有些东西的重要和珍贵，往往在其行将消亡之时，我们才猛然发现。

世纪之交,国际学界曾经涌起一波反思的浪潮,虽然兴起仓促,退之悄然,但毕竟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有的还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特别珍惜人类的文化遗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关于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议。中国是这一倡议的积极参与者和首批签约国。昆曲在人类第一批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选中,获得全票通过。这对于正在兴起的传统热、国学热,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传统与当代、继承与创新、扬弃与坚守,这些年来,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对于文化的重视,可以说日甚一日。文化是什么?文化即人。任何对于文化的关注,其实质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生存状态及其命运的思考。

20年前,杨守松写了《昆山之路》,20年后又写了《昆曲之路》,前者写的是经济,后者写的是文化。其实,经济也好,文化也好,不过是人们见诸于社会的两种行为。而对于社会的研究,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似乎终将涉及到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我们究竟期待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到底追求一种怎样的生活?

是为序。

目 录

寻找与守望	孙家正 1
-------------	-------

上本 燕归梁 满庭芳

第一章 忆秦娥	
赫赫辉煌200年 断井颓垣有谁怜	3
第二章 神仗儿	
创办昆剧传习所 神曲薪火一脉传	12
第三章 朝元令	
《十五贯》轰动朝野 一出戏救活昆曲	21
第四章 集贤宾	
首届昆曲艺术节 危难时刻见真情	31
第五章 锦上花	
文化遗产代表作 撩人春色是今年	40
第六章 高阳台	
王选建议为昆曲 政府行为更强势	48
第七章 小桃红	
湘昆幸自在榔山 永嘉特色农家菜	55
第八章 莺啼御林	
春风化雨陶然亭 独树一帜燕赵风	63
第九章 渔家傲	
十星齐辉大都市 临川四梦圆上昆	70
第十章 越恁好	
一样风雨坎坷路 十年一剑不寻常	77
第十一章 折桂令	
一年三百六十日 满庭花雨四季春	82

中本 园林好 一江风

第十二章 朝元歌

文章文人与文化 保护传承与创新 93

第十三章 节节高

盘点节点和亮点 保留剧目是焦点 102

第十四章 四园春

人间美景苏州多 虎丘曲会是朝圣 109

第十五章 传言玉女

歌罢阳春飞白雪 舞余凉月醉霓裳 119

第十六章 浣溪沙

吴侬软玉是何人 好事多磨恁般难 127

第十七章 蝶恋花

大洋彼岸昆曲迷 做梦女孩是知音 133

第十八章 意难忘

始作俑者说来由 功成名就是他人 142

第十九章 破阵子

我情中呵你意中 选择苏州是个“缘” 149

第二十章 虞美人

登高一呼为昆曲 我拿“青春”赌明天 156

第二十一章 一剪梅

二十年前红“牡丹” 人在琼楼第几层? 164

第二十二章 沽美酒

传承主要传美德 身体灵魂都改造 173

第二十三章 玉芙蓉

姹紫嫣红牡丹开 良辰美景新秀来 180

下本 尾声 好姐姐

第二十四章 古轮台

一个世纪的传承 两个聋子的对话 193

第二十五章 普贤歌	
雨后春笋多讲座 艺术传承待后生	203
第二十六章 齐天乐	
幽兰香飘沁四海 五彩缤纷好风景	211
第二十七章 粉孩儿	
丝竹东传蓬壶山 神曲无处不销魂	220
第二十八章 太师引	
昆曲探源访名师 旅游文化非信史	229
第二十九章 杏花天	
杏花春雨江南会 玉山雅集昆山腔	241
第三十章 驻马听	
喜忧参半老与小 水磨雅韵断续弦	251
第三十一章 点绛唇	
高屋建瓴文化事 了如指掌昆曲人	263
第三十二章 双声子	
戏如人生人如戏 怡园曲境说短长	272
第三十三章 千秋岁	
赏心乐事谁家院 白发清客寂寞心	280
第三十四章 山坡羊	
“文化中心”说文化 “走进大众有可能”	289
第三十五章 啄木儿	
何时勾却心头债 便是相思莫相负	295
第三十六章 风入松	
一生爱好是天然 问谁个真心到底	303
参考书刊	313
附录1:俞振飞讲话(1978年4月)	315
附录2:蔡正仁访谈(2006年)	320
附录3:柯军昆曲日记	327
附录4:采访日记	331
后记	335

上本 燕归梁 满庭芳

昆曲600年了!

200年成形,200年辉煌,200年衰颓。

雨丝风片。断井残垣。

曲高和寡。孤芳自赏也顾影自怜!

问上苍,倩何人,拍雅曲,觅知音?

昆曲命不该绝,传习所薪火相传。

《十五贯》横空出世,紫禁城一票难求!

昆曲节雪中送炭,联合国锦上添花!

昆曲人励志创新,七昆班携手奋进……

第一章 忆秦娥

赫赫辉煌 200 年

断井颓垣有谁怜

悄然出世 辉煌200年

中国的昆曲在明清之际曾经辉煌了200年之久!

大约在600多年前的元朝末年,昆曲最早发源于江苏昆山一带,它起初的名称叫昆山腔。

昆山腔是元明南戏五大声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杭州腔、昆山腔,前四种声腔已经失传)之一,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融南北曲为一体,此后称为昆曲。

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万历至清乾嘉年间,是昆曲在中国最为辉煌的“盛世”。

这期间，昆曲北上，逐渐取代了北曲。昆曲在京城迅速流传、风靡，并且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万历年间，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拓展，流传大江南北。一时间，皇帝老儿都上了瘾，康熙对昆曲就是“岂可一日少闲？”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贵族、豪门内府、文人雅士，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皆以欣赏昆曲为荣。

随之,一大批职业昆班如雨后春笋出现,其中苏州一带就有数千“专业”演员。他们大多在专业的戏班,也有在“家班”(家庭昆班),多靠演出昆曲为业。这样的戏班、家班,北京、天津、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直至湖南、广西、山西……星罗棋布,面广量大。

演出多,“明星”多,捧场的追星的不计其数,大画家大书法家

文征明,可以一个月不洗脚不沐浴,却对昆曲痴迷,往往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是个典型的“昆虫”!

张岱《陶庵梦忆》说,杭州余蕴叔家班有一次演出时,“万余人齐声呐喊!”而苏州枫桥杨神庙的职业昆班的演出,“四方观者数十万人”。难怪陆文衡在《葑庵随笔》则说是“通国若狂”,可见,当时对昆曲的追捧,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要疯狂!

来自歌剧之乡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不仅惊叹于中国的经济殷实富裕,而且亲身感受了昆曲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这个民族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正是在这样丰厚的土壤中,产生了一大批戏剧作家,出现数以千计的昆曲剧本。其中,汤显祖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与关汉卿、洪升、王实甫等巨擘相比肩的伟大剧作家,而从文学、美学和哲学思想的高度



▲ 《长生殿》手抄本

和深度上说,则与同时期的莎士比亚遥相对应,堪称东西方的双璧。

汤显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成百上千的剧作家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他是千万昆曲迷所呼唤出来的大作家,也是中国封建体制下逼酿出来的愤世嫉俗追求爱情自由和精神释放的叛逆英雄!

万历三十年(1602年),纪振伦选辑《乐府红珊》,反映的是万历前期的昆曲舞台情况,当时仍搬演大批元明南戏旧作,如《荆钗记》、《白兔记》、《琵琶记》等。属于“新传奇”的则有《浣纱记》、《红拂记》等。全书共十六卷,分类选录了当时舞台上流行的昆曲台本,曲白俱全,足见昆曲流行和风行的程度之广之深。而梁辰鱼为魏良辅新腔创作《浣纱记》是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前后,在这之后半个世纪中,“新传奇”的数量尚未超过“旧传奇”。所以书中选录的昆曲台本多半是元明南戏,“新传奇”只选到汤显祖的《紫箫记》为止。汤氏依《紫箫记》改作的《紫钗记》以及《牡丹亭还魂记》等“临川四梦”还没有入选。但仅此而言,就已经充分说明昆曲从曲唱而为戏唱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昆曲在苏州最为兴盛的时候是乾隆年间,有大小47个剧团,每天都有昆曲演出。“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每家每户都会唱“收拾起”“不提防”两句昆曲唱段)昆曲的盛行,已经到了不分朝代不分民族不分贵贱的地步。《红楼梦》里有多次演剧活动的描写,无一不是昆曲。特别是康熙年间,《长生殿》和《桃花扇》的演出,北京朝野和扬州富商争相观看,其轰动性效应,绝不亚于当今任何一次明星大腕的演出。

清人曹去晶于雍正八年(1730年)写的《姑妄言》说——

你道这好儿子不送去念书,反倒送去学戏,是何缘故?但他这昆山地方,十户之中有四五家学戏。以此为永业……就是不学戏的人家,无论男女大小,没有一个不会哼几句,即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是一个道理。故此天下皆称为昆腔。

由此可见昆山、苏州一带,昆曲流行普及的程度。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这年的8月17日,山西各地秀才到太原省试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曲子大会”,与会者“几五百人”。在比较偏远的省份,众多秀才汇聚在一起唱曲,可见昆曲的影响范围之广。

虎丘曲会 空前绝后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延续200年的苏州虎丘山中秋曲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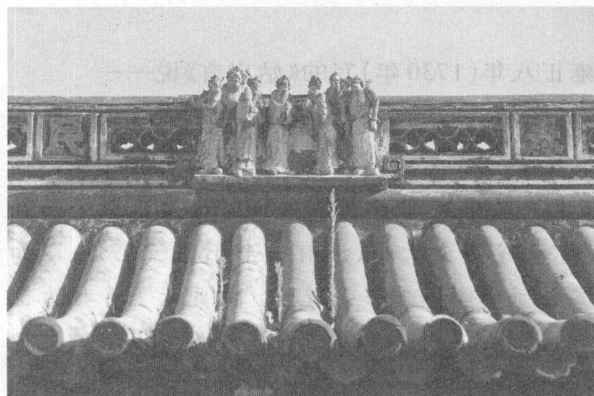
一年一度,年年盛会!

中秋月圆,苏州曲会。“倾城阖户”,“靓妆丽服”。家家门户开,户户倾巢出,小巷人如潺潺流水,大街满似潮水奔湍。市民从四面八方汇聚,歌手从大江南北赶来。对此,明代文学家张岱《陶庵梦忆》有生动详尽的记载——

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伎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奚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自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而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晓跋(以上两字均“金”字旁),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金”字旁)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无须再多的描述,苏州曲会的壮观场面已经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万人云集”。他们都是观众,又都是演员,歌手与票友,明星与百姓,王公贵族与



▲ 屋脊戏文《三国志》

士农工商，上流君子与三教九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全都是虎丘曲会的参与者。

“万人齐唱”。他们同度一支曲，同唱昆山腔，“动地翻天，雷轰鼎沸”，那气氛，那声势，那秋风浩荡气势磅礴声震寰宇的场面啊！

也许，只有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才可能与之相媲美。

奥运会是倾一国之力举办的，而几百年前的苏州曲会，却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节日。然而，使我们今人无法想象的是，封建时代的民间曲会，竟然能够组织起这样宏伟巨大的场面，至少，比现在“超男”“超女”的选秀大赛还要雷狂！

其实，苏州曲会就是道地的选秀大赛。因为所有的歌者，都是经过筛选，层层过关，逐次减少，再经过半决赛、决赛，于是，冠军产生了，“状元”登台亮相了，千人石上万众欢呼，申公台下山呼海啸，虎丘的塔为之倾斜，虎丘的树为之颤抖，剑池的水为之振荡——千将欢呼，莫邪“剑啸”，一对狂热的追星族！

接下来，张岱对“人渐散去”的情景有更为绝妙的描述：普罗大众的狂欢让千万人享受了昆曲的饕餮大餐之后，那些名士曲友、士夫眷属，意犹未尽，继续“曲会”——

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子，藻鉴随之。

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

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夜深人静曲不散，万籁无声胜有声。

如此天籁之音，如此知音“识者”！

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只有明朝闻！

明朝那些事，包括昆曲歌者的超凡脱俗与高雅圣洁，以及全民

参与的疯狂程度，我们还了解多少？

那年那月，没有参加过苏州虎丘曲会的歌者是没有地位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是不会被曲界承认的。

而一旦在虎丘曲会拿到了名次，身价立刻看涨……

昆曲的盛世，成就了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一个可与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并驾齐驱的戏剧的辉煌。

花雅之争 “最高指示”不管用

是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是政治和经济的演变，还是常说的物极必反？昆曲在产生、发展直至辉煌到“万众齐颂”的顶点之后，出现了日渐式微的迹象。

前文说到，痴迷昆曲的绝不仅仅限于文人雅士和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对它也追捧到疯狂的程度。然而，我们也可以想见，毕竟昆曲文词虽美却往往艰深难懂，音韵虽雅却节奏缓慢，这对于下里巴人来说，的确是个“问题”。欣赏昆曲是必须有钱、有闲还得有文才行的。而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时间都不足以适应昆曲，所以即便不要买票不用花钱，欣赏昆曲依然是奢侈的或者是难得的享受。

这样，地方戏或杂以地方戏特色的其他剧种就趁势而入了。尽管，社会上一度把昆曲称做“雅部”，而将先后进京的地方戏一概轻蔑地统称“花部”，是“乱弹”，但是，“乱弹”的“花部”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雅部”的昆曲进行了不懈的搏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争取观众，而老百姓也越来越喜欢更为通俗甚至带点“黄”色的地方戏。

于是，皇帝不高兴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颁发谕旨：北京只许演出昆、弋（北昆）雅部戏曲，其余花部诸腔一律禁止！

只许雅部“放火”，不许花部“点灯”！

但是，“花部”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不喜欢就自生自灭，它们和“雅部”的昆曲展开了拉锯战，差不多类似今天的“游击战”了：你进我退，你走我来，禁而不止，封而不死，于“夹缝中求生存”，一有机会，就长驱直入——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皇帝八旬“万寿”，宫中派人选调各地戏班进京献演，为皇帝祝寿，不知是忘记了清廷的“谕旨”，还是忽略了曾经的好恶，或者干脆就是普天同庆的恩德，扬州的三庆徽班浩浩荡荡地进京演出了！